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三十二回 素父忽逃羅剎國 麟兒獨上狀元台

這獅子一吼，聲聞數十里，前至大明，後至元武，東至東華，西至西華，各門以內，聞者皆如雷擊，心震耳聾。幸天子已回乾清，緊掩雙耳，未曾嚇壞。殿外從臣，已俱驚僕。值殿二將，一是以神，一是雲北，與那番使，俱離獅丈餘，亦俱掩耳，尚被嚇倒。獅奴是慣聞獅吼之人，亦伏地不起。何況素臣繫對獅子站立，從未聞其吼聲，又並未掩耳，焉得不僕！天子忙令內監趕至殿前，從臣俱入。將素臣、以神、雲北、番使陸續救醒。獅奴爬起，看那獅子目眦盡裂，便溺俱下，道：「太師真天人也！」天子見素臣瞋目不語，慌令內監扶上肩輿，送歸府第，令太醫隨去診視。問獅奴道：「太師被獅嚇倒，何謂天人？」獅奴回奏：「此係神獅，等閒不吼，惟喜怒哀則吼，吼則聲震山谷，然從未發如此奇慮。因被太師一喝，畏極而吼，以致目眦皆裂，便溺俱下。太師雖倒地，神氣不改，非天人乎？」天子不復問，立時遣回本國。須臾，太醫回奏：「太師被驚，似有失心之狀。」天子奏聞上皇，上皇道：「朕處深宮，掩耳塞聰，猶如雷震；況素父立於其前，可知受驚是真。須令太醫每日一視，以病勢奏聞。佛、老之威，百倍於獅；素父尚畏獅吼，乃敢議滅佛、老，見其不知量耳！」

天子退出，即日召洪文、李東陽、謝遷入閣辦事，以皇甫毓昆巡撫北直，召龍兒入京侍疾。太皇太后等將素臣受驚之事，含淚向遺珠說知。遺珠大驚，給了假，帶鳳姐、通姐出宮。見素臣躺在交椅之上，妻妾子女，垂淚環侍。遺珠涕泣問病，素臣瞋目不答。遺珠問素娥：「脈象何如？」素娥道：「老爺不許診脈，教人沒法。」遺珠正要相勸，素臣揮眾人使退。眾人不退，即發悲怒。大家只得退出，同去見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不過受驚，驚退自愈，不必倉惶。彼既怕見汝等，即不必往見之也！」遺珠等相顧失色。到晚來，使女傳稟：「太師爺竟像失心一般，改了常度，把小內監亂抱在膝，摸弄頭面。」眾人愈加驚擾。

次日，龍兒進京，陸見後回家，至日升堂，見素臣抱烏烏在懷，嚇得不敢進去。問起文勤、文慎，說：「大師爺有些失心之狀。生人俱不能見，見即悲怒畏怯，只把小內監宮女抱著玩耍。」龍兒只得進見。烏烏脹紅了臉，被素臣攔住，不得下來，把頭頸別轉。素臣見了一面，亦即揮出。大醫連看數日，將病勢奏聞，說：「素父之病，與上是相似，怕見生人，極與婦女孩童，戲耍作樂，看來似失心之病，未能速愈也。」上皇聞奏，賜素臣女樂一部，秘器一匣。

素臣見女樂內六個女教師，俱甚熟識，問知是又全之妾七姨、十姨、十一姨、十二姨、十三姨及續升之十八姨大桃。因當官變價，與歌姬、丫鬟俱被郝三豐買去，教成一部女樂。三豐殺死，女樂分散，此六人歸於安侯，令其教習幼女十六人，成此一部女樂，名「花蕊飛仙」，進與上皇，上皇轉賜素臣。素臣大喜道：「還記得獻技在我之前否？九妹之屁，何至熏得乃爾？」七姨俯首不答，率領諸姨女弟子等叩見素臣。素臣逐人看去，嘻嘻而笑。當晚即令七姨獻技，須照從前又全家故事。獻技之時，令女弟子輪著唱曲，以助其興。七姨初怕素臣嚴正，到得面前，腴腆不敢脫卸；奈催逼不過，只得解去上衣，婆娑而舞。素臣道：「你的技藝原不在此，不脫褲，不褪襪胸，如何獻得來呢？」諸姨見素臣改常，個個攢掇七姨，真個一絲不掛，連翻筋斗，滾到素臣面前，伸開兩足，運用功夫，在那又嫩又紅香牝裡做些生活。

素臣不像從前靠著隨氏待看不看的光景，反低著頭，瞅攏兩隻眼睛，望那絲絲的縫兒裡，細意揣摩，哈哈大笑。引得這些內監們，都在窗外偷瞧。只有熊熊、烏烏及小宮女們，早已避開，聽見外邊唱曲聲，諸姨喝采聲，及素臣狂笑聲，羞得要死，只得裝聾作啞，蒙被而臥。素臣愈看愈喜。那些女弟子，又是諸姨教慣，唱的曲兒，並手中樂器，恰與七姨做牝，翕張偃仰，高下疾徐，都是應弦合拍。素臣手舞足蹈，歡喜異常。技已獻完，令其上床歇息。吩咐諸姨：以後按次輪流，都要如此。眾皆應諾，率女弟子退入後面去了。

素臣取出秘器觀玩，揀了一件，在七姨牝內淘碌作耍。七姨笑聲吃吃，兩足擺動起來，素臣歪坐床沿，微睨而笑。不多一會，七姨面泛紅潮，浪聲嬌顫，兩隻手只望胸前空抓，下面淫水直流，星限朦朧，望著素臣哀懇同睡。素臣興已勃發，一手拉掉褲子，一手退出秘器，騰身跨上，緊抱七姨而睡。七姨千喚百喚，率性「乖肉心肝」出聲大叫。鬧得滿屋子的女人，個個裸體狂跑，男的個個抱持研擦，臊聲浪氣，直至半夜方止。次日晚間便輪著十姨翻筋斗、豎蜻蜓，獻技已畢，即令仰睡在床，不過一刻，即哀求交媾。素臣仍如前上床同睡，也是淫聲浪氣的鬧到二三更天方息。以後，十一姨、十二姨、十三姨各獻原技。大桃學會翻滾、搗鯉魚，豁虎跳，俱輪流侍寢。素臣令將日升堂後，安樂窩前，攔一高牆，與內隔絕，開了宅門，與大廳通達。將文虛、張順移出二門廊房，騰出十四間廊房，令文勤等六內監、大桃等六教師居住。將大廳前築起攔牆，另設牆門轉門，自成一宅，與內外隔斷。合家人進出，俱由東西前兩角門。將日升堂東三間，與女弟子居住；中三間，為夜間御女之所；空出西邊連近影堂三間；以補袞堂東西六間，為日間歌舞筵宴戲耍之處；空出中間三間。每日歌唱之聲，直達於外。至夜，即令女教師擲色，得彩音侍寢。家事國事，概置不理。合家妻妾兄妹，以及相好親友，勸諫不入。在內者怨慕呼天，在外者疑議太息。惟水夫人處之淡然，雖無歡容，亦無戚意。惟天子每五日一次，遣懷恩問病、賜撰、賜果、賜金帛等物，以資宴賞。惟上皇不拘時日，絡繹候問，賜綵帛以助飾，脂粉以助容，春圖秘器以助興，恩寵較前愈渥。素臣固樂此不疲。

文勤等六名內監，始猶若將浼焉，久而俱化，便覺淫聲諷諷可聽，妖態裊裊可觀，私下與大桃等親近。素臣看見，率性將六個女教師，配作對食，伊然六雙夫婦矣！

九月、十月，田氏等連舉六男。田氏子名彪，紅豆子名駿，璇姑子名（田光），素娥子名鵠，湘靈子名鼉，天淵子名猊。此番卻不如從前之甫生下地，即爭抱為婿。雖彪兒亦仍尚主；駿兒仍為楚世子婿，鵠、鼉仍為玉麟之婿，猊兒定天生之女，（田光）兒定長卿之女，皆由水人作主，於一二年內陸續定親。

十一月內，田氏等俱經滿月，遂約了遺珠、鸞吹，齊見水夫人，讓遺珠開口說道：「二哥耽於聲色，恐至傷生。公主、郡主起數，雖雲幸有太陽星化解，於大象無妨；而居幽受剋，墓久生遲，有履尾濡首之危！兼之太陽現受太歲月將剋制，若純任自然，恐失趨避之道！二哥雖是心疾，然母親說話未必全然不聽，怎忍置之度外？女兒與妹子、諸嫂所見皆同，求母親出去教正一番，必有轉頭。」因一齊跪下。水夫人撇不下諸媳女情分，令人扶起，率領著出去，文勤連忙開門。

素臣垂首伏地，水夫人令抬起頭來。素臣只得仰面看著水夫人，水夫人不發一語，即至日升堂。諸女教師子弟，俱穿衣不迭，一齊跪下磕頭。水夫人亦令抬頭，眾人俱知水夫人嚴正，又嚇又羞，只得抬頭。水夫人逐一看過，亦不發言。令十六弟子各唱一小引，唱畢，至影堂，率女媳叩拜而出，終不發言。把遺珠等都驚呆了。水夫人太息道：「心疾從無治法。玉佳一身，上關治化，中關國運，尤非口舌之功所得挽回。自此以後，汝等俱委信任運，以待天時，勿徒作無益之思也。」遺珠等面面廝覷，不知所謂。請親友尚思動正，及聞此事，知水夫人尚不能挽回。便俱付之無可奈何矣！女教師子弟經此一番，更無忌憚，歌唱的更是熱鬧，暖室內常是赤著上身的，以後便把襪胸解掉，或著褲而不加裙，或係褲而不加裙，愈不成模樣了！

素臣雖縱情聲色，不理家國之事，卻幸天子聖明，有劉、洪、謝三賢相為輔，東陽專司文墨之事，經濟詞命，爛然可觀，天下仍是太平。水夫人治內，龍兒治外，男端正，家政仍是嚴肅。只把東宅一個晚香，正宅一個柏氏，東西從屋內山東十將夫人，氣得要死。都說：「我們面皮，被七姨等差剝盡了！」

次年，九月初五，素臣誕辰，立娘生下一子，雪白聰秀，與小鍾馗迥別，鐵丐細看，眉眼依稀似素臣。立娘因怕上皇疑忌，凡遇內監到府，即執爐扇跟進，立侍素臣左右。兩宮內監絡繹不絕，立娘侍立較前益密。素臣又已改變，鐵丐又不能隨入，立娘因見不慣諸女教師子弟妖淫赤膊之狀，出來無不頭紅面漲。鐵丐越想越疑，知無實據，不便發作，但名其子曰「淫兒」以示意。立娘道：「是金銀的『銀』字麼？與太師爺同生日，何不取名壽兒？」鐵丐忖出眼珠，喝道：「是他生的，取他壽意嗎？」立娘氣得要

死，認是淘氣活兒，也便歇了。

十九年三月，奉旨，鐵面以原官、回原島管理島事。鐵巧連忙收拾、立娘因感激水夫人，起身時，兩眼哭得通紅。鐵巧越氣越疑。一至島中，即置兩妾，將立娘分住房屋，令其單領！天生、飛娘幾回過島責勸，鐵巧不言其故，亦不聽勸，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了。

是年，龍兒已十六歲，身量長成，儼然冠者。鸞吹因鳳姐亦已長成，蛟吟已十五歲，久同龍兒臥起，怕被他占了先籌；請命水夫人，要替龍兒畢姻。水夫人亦因素臣有疾，無曾孫主婦雙承祀事，一口許允。龍兒以父病辭，水夫人道：「汝父非病，乃心疾也，況我命即父命乎？」龍兒乃不敢辭。擇了三月初五日迎娶鳳姐，初八日迎娶蛟吟，向兩家送了婚期。

尚功將蛟吟接回，至期遭嫁。初五日，鳳姐成婚。初六日，皇后召蛟吟入宮，將守宮圈其左臂，賜宴之後，取水拭之，朱色鮮明，毫無剝損，與皇妃兩人贊歎龍兒不置。奏知天子，天子道：「素父宜有此子，獨難於蛟吟耳！」因賜蛟吟二品夫人花誥，厚賀而出。初八日，天子命內監宣旨，令水夫人等驗其朱臂，以彰二人之美。鸞吹、鳳姐疑團盡釋，愈敬愛蛟吟如親女、親妹矣。水夫人因蛟吟才品俱全，又奉旨特封，命合家上下俱稱鳳姐為少夫人，蛟吟為小夫人。田氏、紅豆俱稱鳳姐為媳婦，蛟吟為錢媳。兩番成婚，俱令遙拜素臣。廟見後，亦不斷令親人至補袞謁見。

七月內，天子命麟、鵬兩兒準備科場之事，兩兒以父病辭。天子道：「汝父非病，乃心疾也，況君命即父命乎？」兩兒乃不敢辭。八月出榜，文麟解元，文鵬第二。次年二月會試，文鵬會元，文麟第二。三月傳臚，文麟狀元，文鵬榜眼。鄉、會、殿三試，被兄弟二人都占絕了，都下喧傳，以為曠古未有！玉麟、洪氏、翠雲喜得滿心奇癢，成日拉開著嘴嘻笑，連茶飯都沒心腸吃了！

天子問麟兒：「可能登狀元台？」麟兒回奏：「若令臣弟文鼈登之，便可恢恢游刃。臣不才，當竭蹶從事，以承聖眷耳！」天子大喜道：「宮中自建此台，從未有人登過。卿能勝任，乃狀元中之狀元矣！」是日，麟兒登台。合官自后妃起，至宮人止，無不求詩。麟兒筆不停揮，直題至夜，或切其位號、或切其姓名、或切其身材相貌，篇篇秀麗，字字風流。得詩者絡繹呈獻御前，天子看一首，贊一首，拍案叫絕，連贊奇才。皇后、皇妃深悔當日不爭為婿，天子道：「彼自謂不如文鼈，至蟠腹之鳳，又豈弱於此？幾何可不知足也！」皇后、皇妃乃輟然而笑。

詩完，賜宴，忽太皇太后亦令宮女求詩，麟兒就席上揮筆立成，字字切著保育聖躬、回天啟運之意。太皇太后得詩大喜，賜以夜光珠曰：「卿詩奕奕有光，故以此潤筆也！」天子令宮人將夜光珠，及皇后、皇妃所賜明珠、寶玉，俱納麟兒之懷；貴人以上，皆縫於袖；以下至宮人等，皆裝入小車。天子親灑晨翰，書「真狀元」三字賜之，撤蓮燭送歸府第。剛走過東華門御河橋，後面飛騎追至，說：「上皇見了何、陸二妃及宮人等詩篇，龍顏大悅，特來求詩。」勒住絲韁，一個太監高擎筆硯，一個太監送上黃綾五爪金龍帕子。麟兒就著錦鞍，提筆寫道：

歸第馬蕭蕭，新題過御橋；清寧方頌聖，仁壽欲歌陶；

聽久封人祝，情忘去壤謠；簫韶開舜樂，萬載兩唐堯。

太上皇得詩大喜，賜白玉椅、青玉案以酬勞，曰：「此兒非此椅此案，不足置身也！」

是年日本、安南、扶餘三國並四川各土司，俱不入貢。安南、扶餘因隔年慶素臣壽誕，知有心疾，故為怠慢，以窺探朝廷。日本關白、木秀夫婦，奇淫極惡，將倭王囚起，日夜練兵，欲雪敗降之恥。四川土司因川撫條陳，欲土司依漢法限田之政，雖未准行，土司內豪勢大酋俱懷疑忌；因探知素臣有病，亦不入貢。

天子笑道：「彼知素父有病故耶？先禮後兵，當遣使諭之！」特旨令文點、景山使扶餘，文容、奚勤使日本，吉於公、金硯使安南，文因、成全、伏波分路往四川招諭。奚奇等十二將，分發江、浙、山東，以原銜補用，為防倭之計。府中屬將俱錯愕非常：「怎把屬員家將，遣發一空？」既已奉旨，只得各辦行裝，刻日起身。只有玉奴久憶父母，甚是歡喜，進宮求皇后轉奏，願隨夫同去，回家時，給假半月省親。隨氏等十夫人，被七姨們出丑狼藉，亦巴不得早離一步，俱隨夫而去。獨苦金硯妻柏氏，丈大遠別，獨留在家，日夕聽那竹歌謔笑之聲，便為睹赤身獻技之狀，提起當年醜態，心頭便跳個不住。正是：

蟬為餐霞思蛻濁，蜚因推糞有餘歡。

文容加正總兵銜，奚勤加參將銜，出使日本，乾四月初二日起身，至五月初十日，抵析木崖。守關將奏報，關白遣宋素卿來迎入館。素卿回報：「天使貌美如絕色婦人。」木秀問：「與行長何如？」素卿道：「以臣比之，是以嫫母而比西施也！」木秀大喜道：「天下有如此美男子乎？」立命傳見。素卿道：「天使方責主不郊迎，傳之必不至。主如愛之，當卑職甘言以說之，不可以威脅也！」木秀依言親往。文容責其不貢，木秀認罪，請於一月內備齊貢禮，隨天使入朝。文容大喜，乃與奚勤同至其殿，宣讀詔旨。

分賓坐定，設席款待。木秀百倍小心，慇懃勸酒。文容等不知是詐，開懷歡飲。木秀令倭奴取蒙藥入酒，登時把二人醉倒，不省人事。木秀忙令將兩人拉入浴室，洗淨起來。倭女們先脫文容衣褲，見渾身如羊脂白玉一般，噴佩歎慕道：「怎天朝有這般妙人？國主今日才是受用！」有的道：「只不要被國母知道。」正說時，一個倭女在浴室一探如飛而去。眾倭女都吃驚道：「被佛眼兒看見，這事必破了！快些洗淨了，送還國主，就與咱們無乾。」於是七手八腳，先把文容洗淨，揩抹乾了，扶在浴池邊石槽裡躺好。轉身去剝奚勤衣褲，剛剛露出那物，眾倭女大驚，個個舌頭伸出，不敢去洗。內中有年紀稍長者，心中暗喜，卻近前去舞弄起來。那知奚勤已被藥酒蒙住，酒性發起，只在這暖騰騰的所在，再經倭女把玩，不覺漲胖，竟如兩腿一樣粗長。這班倭女失驚弔怪，都道咱們國主有大喇嘛傳授的神方，交媾時候，陽物挺起有八九寸光景，國母、國妃等常言受他不住。這位天使是生成的，已比他大了十幾倍，不知他同女人如何干事，莫非中國女人也是這般大窟窿麼？一個道：「這天使敢是菩薩化身，你看那位天使身體白膩至何等地位，他這莖兒也不異人。」

正在閒話，誰知佛眼兒一探之後，早去報知寬吉。寬吉大怒道：「有此美人，如何不令我知。竟想獨自受用？這沒良心的烏龜，如此可恨！佛眼兒你同佛手兒同去，快把這兩個天使扛扶進來，吩咐這班獻勤的丫繁，若有違拗，定行處死！」兩人巴不得一聲使喚，連忙答應出來。剛到浴室門口，聽見眾人講說，悄悄窺視，一眼瞧見奚勤腰間昂然巨物，如船桅豎起，就進來拖拽。兩人本是寬吉貼身婢女，都會武藝，膂力甚強。眾人見來勢兇猛，料是搶他不過，聽其扛抬出去。一面就把石槽內這一個，急急扶擁起來，交還木秀，稟明佛眼兒進報搶奪之事。

木秀來來禁不住寬吉，聽了無可如何。又見文容雪白粉嫩的皮膚，脫得乾乾淨淨，轉念一變已足，便也不暇計較。吩咐倭女把文容睡好，掩門出去。自己近前細視，越看越愛，忙把衣褲卸下，伸手在文容身上不住的摩撫，欲心大熾，便欲雞奸，又想起這樣美人，即與交合，昏昏沉沉的沒甚情趣，不如解醒轉來與他吃酒，調笑做嘴摸臀，才有風情。因用藥解轉，兩手緊拊其腰，抱坐於膝。文容醒來大驚，大怒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倭狗，怎敢戲弄天使！」木秀道：「陪臣愛慕天使，權宜為此，只求天使曲從！事畢之後，情願叩頭請罪，與天使分國而治，宮中美女任憑天使受用。」那木秀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被他用力拊住，氣不得舒，如何掙扎得脫？

文容暗想：若被用強，必為污辱。因假作歡容道：「你就要做此事，也須以禮相求，何得行強？快取我冠服來，穿著好了，和你對天設誓，方可相從！」木秀大喜，忙放下膝，令倭女取到冠服，大家穿好，催逼設誓。文容一面穿衣，留心四顧，貝床頭掛有順刀，急掣在手，往木秀劈胸刺來。木秀微笑，隨手擊一椅招架。文容雖則身親戰陣，而稟質脆弱；兼之自幼在老尼身邊，脂粉叢中出入已慣，性情嬌軟，柔媚天成；前後兩進景府，巴結雲氏，未免淘虛。其在宮中御賊，因喬扮宮女，混跡群雌，易於顯出本領，實則武藝平常，在素臣門下，還比不上鬆紋、錦囊，此時又被藥酒蒙過，筋骨懈弛，更覺無力。

木秀將椅架住，勢同泰山壓卵，那把順刀豁瑯一聲，落在地下。文容急抬起來，直撲木秀，往頭劈下。木秀向後一避，仍舉椅

兜頭壓將下來。文容一撲空，不防椅已著在頭上，舉刀忙格，覺著重有數乾斤，疾忙抽身避過。木秀擎椅亂舞，滿室縱橫都是椅子影兒，卻不見他面目。文容往後倒退，那椅子愈逼愈近，更無避處。心想：若被壓下，定成齏粉！勢已危急，不如自盡，免落倭奴之手！提起順刀，往脖門狠命一勒，驀然倒地，登時氣絕。木秀著慌，丟下椅子。近前搶救，已自無及，頓足撫膺，嚎陶大哭。門外倭女，聞聲入視，木秀令其看守天使屍身：「待我問過娘娘。再來發落。」掣身便走。

寬吉不知就裡，笑嘻嘻的迎著道：「恭喜國王，今日得美人，不知那樣快活哩！」木秀道：「且不要說起！你那一個怎麼樣了？」寬吉道：「你於你的，卻來管我怎的？」木秀道：「不敢管娘娘的事，只是我那一個已經死了！」寬吉道：「這是咱的造化，虧得我有主意，趕緊搶下了；不然，被你一般弄死。這樣的美人，白白葬送，豈不可惜！」水秀髮急道：「娘娘的福分大，咱原要靠著娘娘做國主、做佛爺的。如今閒話休提，我那個死了，卻要娘娘處分過了，才可放心。」因把文容拒奸自刎情形，從頭訴說。寬吉凝思良久，道：「國主勿憂，人死不能復活。不如將計就計，瞞過中朝，說他遞國書之後，留宴上將軍府內，暴病不起，由咱們殯殮。現在修表備貢並送天使靈樞回去。暫留副使，專候朝命到日，隨同入京朝見。國王可選親近之員，充作貢使，或即派宋素卿前去；一面調撥兵船，在浙、閩洋面候信。如中朝見疑，我即乘其不備，直犯浙、閩。萬一信以為真，則彼必不出師，時日寬緩，我更可次第佈置矣。」水秀道：「既留副使不遣，即易啟疑。這事還須斟酌。」寬吉道：「不妨，現在我這裡一個，明明擺著的活口。待我今晚嚇制他，把這些情節，做就稟報師書，一同投遞，便是真實憑據了。」木秀大喜道：「此策甚善！但說出那一個已死，怕他不肯寫這些話！據我看來，總要弄得他歡喜，才肯依計而行。這事全仗著娘娘大力，不過苦了娘娘玉體，奈何？」寬吉啞了一口，木秀涎著臉出去。

寬吉自奚勤進來，看了非常歡喜，當忙賞了佛眼兒幾件衣飾，以旌其功。吩咐二人把奚勤送入後房，小心服侍。自己取解藥，親手調和，將他灌醒。命倭女到外邊去尋衣服，替他穿著。因是中秋佳節，預備下的酒菜，搬來就是。晚間想起木秀之言，就在席間，與奚勤說明，要他稟報。奚勤暗忖：身落陷阱，文容已是死節；若再拼得一死，則中朝不知消息，大化難復！想我幸落寬吉之手，不至被木秀污辱。自揣前赤身峒中孽龍之毒，尚不傷生；寬吉雖力大如虎，究係骨肉之軀，或者足以相敵。木秀怕婆，意溢言表；不如假作歡喜，博寬吉快活，再稍假以時日，其中定會機會可乘！因便定下主意，略作驚歎之狀。佛眼、佛手把盞相勸，甘酒佳餚，羅列滿前，乘著微醺，即便放懷暢飲。寬吉因索紙筆，令其書奏。奚勤悉照所言，寫好交付。

寬吉大喜，拉著奚勤親嘴，將褲脫下，掐弄其陽，陡然肥漲，與浴室所見無異，佛眼等在旁嘖嘖歎慕。寬吉已是耐不住，一手把奚勤攔腰抱住，一手捧定龜頭，舔啞咀嚼。奚勤本來臂力不差，這裡覺得寬吉手勢甚重，腰間如上鐵箍，休想動得，只得佯作醉態，聽其所為。但覺龜頭既大，龜眼亦寬，那舌尖竟已舔進，不往的攪弄、又酸又癢，又辣又酥，好生難熬。弄了一會，佛眼來請娘娘安睡，寬台抱上床去，忙叫倭女相幫，把兩人身上脫得一絲不掛，又開兩腿，搭著奚勤屁股，湊上準頭，細意挪迭如小兒吃乳一般，乍含乍放。那龜頭兀不肯進去，到得淫水直淋，然後順勢吞入牝戶，陡覺漲溢。奚勤朦朧中擺動起來，寬吉非常快活，吁吁汗喘，叫喚不迭。約有一頓飯時，忽然大聲叫喊，兩人都已死了去了！正是：

昔年毒蟒焚香拜，今日淫倭得寶來。

總評

七姨等復來，有數妙焉：一則激盪前事，一則形比飯正諸女，一則省起爐灶。而素臣前如坐炭，令逐臭，愈見失心是真，獨苦所配者，內監所狎者。素臣過屠門而大嚼，雖雲快意，究不得肉耳。

內外諸人呼天大息，獨水夫人之泰然，天子、上皇恩寵愈渥，此三故俱不可解。且三故柄鑿，解此礙彼，解彼礙此，愈不可解。明示以問，而仍如罔聞鴨蛋，無縫可鑽，直是造化弄人！

素臣得病，紅豆、天淵無不起數之理。妙在「墓久生遲」，居然「受剋履尾濡首」，與素臣心疾適應相符合，正難於此等凶占，推出吉斷也！

水夫人始終不發一語，但令素臣抬頭，女子弟各唱一小引，即叩拜影堂而去，如檀弓杜黃楊解。前半篇啞子演劇，但做關目不唱曲白，令人抓搔不著，滿心奇癢，氣悶煞人，猜測煞人！

檀弓後半篇啞子開口，曲白齊唱，便一五一十，將前半篇關目數說出來，即不用猜測，不須氣悶此文。水夫人歎息而道，仍是啞子說謎，如黑漆皮燈，不放一些光亮，氣悶何時可解，猜測何時可止？比檀弓更深、更惡、更妙、更靈。真是絕世奇文！

鐵丐起疑，至於休棄立娘，極寫素臣反常，雖蠢如鐵丐，敬信素臣如鐵丐，亦疑至如此，是寫鐵丐寫素臣也。成謂貪寫閒文，便是鈍漢矣！

龍兒係素臣長子，書中表之極詳，聰慧勇力，文章經濟，並至性至篤，無不抉寫，獨少卻色一事耳。故召蛟吟入宮，以特表之。表蛟吟為龍兒也，表龍兒為素臣也，豈但為鸞吹、鳳姐消釋疑團也哉？

麟兒中狀元，特犯龍兒，卻無一字重複。登狀元台，精神極矣！尤妙在清寧、仁壽兩宮後勁，使文勢陡然一振。五言律詩亦是步武盛唐，勝世俗所傳錢鶴灘登狀元台、牡丹詩中借一聯七絕遠甚。